**皖南札记：程氏医脉中的济世长歌**

徽州七月，连绵的青山被暑气晕染成一片苍翠的水墨。我们这支合肥工业大学的“寻迹皖南家风，赓续千古美德”的暑期社会实践家风调研小队，踏着青石板路的斑驳光影，走进了歙县古城深处的家风家训馆。当踏入馆内，喧嚣被隔绝在外，唯有陈列柜里泛黄的医案、褪色的匾额与静默的族谱，在微凉的空气中诉说着过往。目光掠过“槐塘程氏”四个镌刻在木质展牌上的字，那些关于悬壶济世、薪火相传的故事，便如歙县山间的清泉，顺着时光的脉络潺潺流淌开来。在这座收藏着家族记忆的馆舍里，槐塘程氏数代医者用脉诊的指尖丈量生命，用仁心的温度温暖岁月，他们留下的不仅是精湛的医术，更是一段融入骨血的济世家风。

**一、故纸寻踪：医卷里的传承密码**

展柜中，一卷民国年间手抄的《程氏家乘》静静躺着，纸页边缘已泛起褐色的时光印记。开篇“族训”寥寥数语，却如重锤敲在心头：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，医道即仁道，脉理即伦理。”这朴素的训诫，道尽了程氏族人的人生选择——当仕途之路难寻，便以医道为舟，载起济世救人的理想。旁边陈列的《槐塘程氏医案集成》，收录着从明代程玠到清代程其武的诊疗记录，泛黄的纸页上，朱笔勾勒的脉象图谱与蝇头小楷的辨证分析，密密麻麻，如同一串串凝结着心血的珍珠。

翻开程玠的《伤寒钤法》手稿影印本，“治病之要，不过切脉、辩证、处治三者而已。三者之中，又以切脉为先”的墨迹力透纸背。这位明成化年间的进士，在官场之外，将全部心力倾注于伤寒之学，提出的“杂病准伤寒治法”“心肺同治”等观点，至今仍在中医临床中闪烁智慧的光芒。展柜一隅，一枚仿制的黄铜脉枕静静躺着，枕面雕刻的缠枝莲纹已被摩挲得光滑，仿佛能想见程玠端坐诊室，三指按脉，目光专注，与病人低声交谈的模样——望其神色，闻其气息，问其疾苦，最终在脉象的浮沉迟数中，找到拨乱反正的药方。

“指脉视病，问审端详，反复精思，唯恐有误”，这是《程氏家乘》中对程衍道的记载。作为程玠的侄子，他弃举业而承医道，将叔父的脉诊之术发扬光大。馆内一幅复原的《程衍道诊病图》中，须发微白的医者正为贫病交加的老农诊脉，周围候诊的百姓排成长队，而他神色从容，一一接待，毫无倦怠。图旁悬挂的“竭力济人”匾额拓片，正是当年徽州知府张学圣为表彰他“医人贫贱，从不厌怠，得金则赡贫乏”所赠。唐晖称其“以日出治医,日晡治儒,出门治医,入门治儒,下车治医,上车治儒,分身以应,犹不胜其劳惫”。金声赞其“指脉说病,则目无全人,微言高论,叠见层生”。

程林的《伤寒论集》手稿前，标注着“从叔祖衍道习医十余年，尽得真传秘授”的字样。这位程衍道的侄子，将家族医术熔铸于笔端，留下《程氏即效方》等著作，更将技艺传给儿子程其武，完成了程氏医脉“玠—衍道—林—其武”的四代传承。展柜里，一套程其武用过的银针被妥善收藏，针身虽已氧化发黑，却依然挺直锋利，仿佛在诉说着医者“以针代笔，以穴为字”的精湛技艺。

这些故纸堆里的文字与物件，如同一把把钥匙，打开了程氏家风的密码箱。“精于术”与“厚于德”，如同两条缠绕的丝线，编织成程氏家族最鲜明的精神底色。只是，当这些文字从泛黄的纸页走向鲜活的生活，会呈现出怎样的模样？这是我们凝视着展柜中的医案时，心中升起的深切好奇。

**二、医脉回响：诊室里的家风具象**

1.脉诊间的敬畏：三指按脉里的生命尊重

在程玠的事迹展区，一幅动态复原场景引人驻足。模拟的古旧诊室中，程玠正为一位妇人诊脉，三指轻搭腕间，眼神专注如凝视星辰，时而询问几句，时而蹙眉沉思。展牌上的文字解释道：“程玠治病重脉诊，认为脉象是脏腑气血的外现，丝毫马虎不得。他常对弟子说，医者指尖下是人命，一按一触间，要有如履薄冰的敬畏。”

旁边陈列的一份复刻医案，记录着他“起未死妇于棺中”的传奇。某户人家妇人“气绝”三日，即将入殓，程玠路过听闻哭声，执意要求诊视。家人起初不许，他再三坚持，最终在妇人腕间摸到微弱的脉象。“此乃气厥，非真死也。”他立刻施针开药，半日后果然救活妇人。医案末尾，程玠亲笔批注：“医者不可凭表象断生死，脉之微甚，乃生死关头，需静心细察，方不负所托。”

这“静心细察”四字，正是程氏医术的精髓，更是其家风的生动体现。在功利之心容易滋生的时代，程玠用指尖的专注告诉后人：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沉得下心、耐得住性，对所做之事怀有敬畏。这种敬畏，是对生命的尊重，更是对职业的忠诚。

2.诊室里的温度：“竭力济人”的坚守

程衍道的展区，最显眼的便是“竭力济人”的匾额拓片。文字记载中，这位医者的诊室永远对贫苦百姓敞开大门。有记载称，他“行医四十载，未尝拒一贫者，诊金随人所与，甚至倒贴药钱”。展柜里一份泛黄的账簿复印件，记录着他某年的收支：为贫者诊病百余次，不仅没收诊金，还支出药费若干，而给自己家人的开销却寥寥无几。

“得金则赡贫乏”的记载，在一幅复原的《施药图》中得到印证。画面里，程衍道将刚收到的诊金分发给门口等候的饥民，旁边药童正为另一位衣衫褴褛的病人包药，药包上贴着“分文不取”的字条。他曾对儿子说：“医乃仁术，若为求利而行医，便失了初心。金银如流水，过手即去，唯有救人的善念，能在世间留痕。”

这种“济人”并非单纯的慈悲，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。在徽州这片土地上，商人重“贾而好儒”，文人重“修身济世”，而程衍道将两者结合，用医术践行着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理想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：真正的富足，不在于钱财的积累，而在于内心的充盈；真正的传承，不是金银珠宝，而是那颗为他人着想的仁心。

3.青灯下的传承：十载学医的坚守

程衍道（约1597-1677），字敬通，安徽歙县槐塘人，明末清初新安医学派核心医家。其儒医双修，既以文名显扬两浙，又以精湛医术活人无数，唐晖记载其“日晡治儒，日出治医”展现双重成就。他主持重订《外台秘要》四十卷并创办“经余居”刻坊，所著《程敬通医案》发展温病学说，医术传承强调“捐众贤之砂砾，掇群才之翠羽”的学术理念。作为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代表，创立槐塘程氏医学家族链，其刻本医籍远播日本，对中日医学交流产生深远影响。

到了程林与程其武，一组“习医图”默默诉说着技艺传承的不易。画面中，少年程林正跪在程衍道面前，聆听医理，桌上摊开的《伤寒论》上写满了批注；另一侧，程林正手把手教儿子程其武辨认药材，父子二人在药香缭绕中，将医术的火种代代传递。

“少时从叔祖程衍道习医十余年，尽得真传秘授”，这简单的一句话，背后是三千多个日夜的苦读与实践。展柜里一份程林的习医笔记复印件，字迹从稚嫩到成熟，内容从基础的药材识别到复杂的辨证论治，密密麻麻记满了数册。其中一页写着：“叔祖言，学医如建屋，一砖一瓦需亲手堆砌，偷工减料则屋必倾颓。十载功夫，看似漫长，实则是根基所在。”

这种“十年磨一剑”的坚守，在程其武身上延续。他继承父业后，不仅精进医术，更将程氏医案整理成册，“恐其湮没，故笔之于书，以传后世”。展柜里的《程氏即效方》复刻本，扉页上有他的题字：“吾家医术，非一人之私，乃天下之公器，当传之于世，造福更多人。”

从程玠到程其武，四代人接力传承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，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。他们用行动证明：真正的传承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而是脚踏实地的践行，是将前辈的智慧与品德，融入自己的生命，再传递给下一代的过程。

**三、古今对话：济世精神的时代回响**

家风家训馆的最后一个展厅，将程氏家风与当代社会相连。墙上的电子屏滚动播放着现代徽州医者的故事：有坚守山区的村医，数十年如一日为村民看病，常常徒步几小时去出诊；有三甲医院的中医，继承程氏脉诊精髓，结合现代技术为患者辨证施治；有医学院的教授，将程氏医案融入教材，告诉学生“医德比医术更重要”。

一位名叫程建国的现代医者的故事尤其动人。他是程氏后人，在歙县开了一家中医馆，馆名就叫“衍道堂”。他说：“从小听着祖上‘竭力济人’的故事长大，开馆时就定下规矩：对贫困患者分文不取，对疑难杂症耐心诊治。”他不仅传承了程氏的脉诊技艺，更延续了那份对患者的赤诚。有一次，一位外地患者辗转找到他，身患顽疾多年，他翻阅程氏医案，结合现代诊断，反复调整药方，最终帮患者减轻了痛苦。患者送来重金感谢，被他婉拒：“我祖上就是这么做的，医者的价值不在钱上，而在病人的笑容里。”

这些现代医者的故事，与馆内程氏先祖的事迹遥遥相对，构成了一幅跨越时空的“济世长卷”。程氏家风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褪色，反而在新的土壤中生根发芽，开出了更繁盛的花。“精于术”转化为对医疗技术的精益求精，“厚于德”升华为对患者的人文关怀，“传帮带”则演变为医学教育中的薪火相传。

**四、薪火不灭：从医案到人心的传承**

离开家风家训馆时，夕阳正透过窗棂，给那些泛黄的医案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。回望馆内，程玠诊脉时专注的神情，程衍道施药时温和的目光，程林教子时严肃的面容，仿佛都在眼前浮现。这些定格在历史中的瞬间，共同勾勒出程氏家风的轮廓——那是对技艺的极致追求，对他人的深切关怀，对传承的执着坚守。

手中的相机里，记录着程玠“切脉为先”的训诫，程衍道“竭力济人”的匾额，程林“十载习医”的坚持。这些文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，而是有了温度与重量。它们让我们明白，好的家风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条，而是融入日常的行动，是祖辈用一生实践书写的人生指南。

走出馆门，古城的喧嚣再次涌来，却仿佛与馆内的宁静达成了某种和解。程氏家族的故事，如同一剂良药，让我们在浮躁的时代里，感受到一种沉静的力量。这种力量告诉我们：无论身处何种行业，都应像槐塘程氏医者那样，对所做之事怀有敬畏，对身边之人抱有善意，将前辈的智慧与品德，化作自己前行的灯塔。

暮色中的歙县古城，青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格外清晰。我们知道，这次调研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槐塘程氏医脉中的济世长歌，终将在更多人心中回响，激励着我们以敬畏之心对待事业，以温暖之心对待他人，让这份跨越千年的家风，在新时代焕发出更持久的生命力。